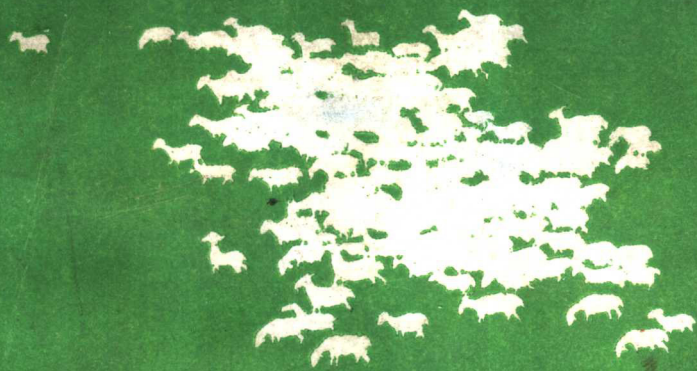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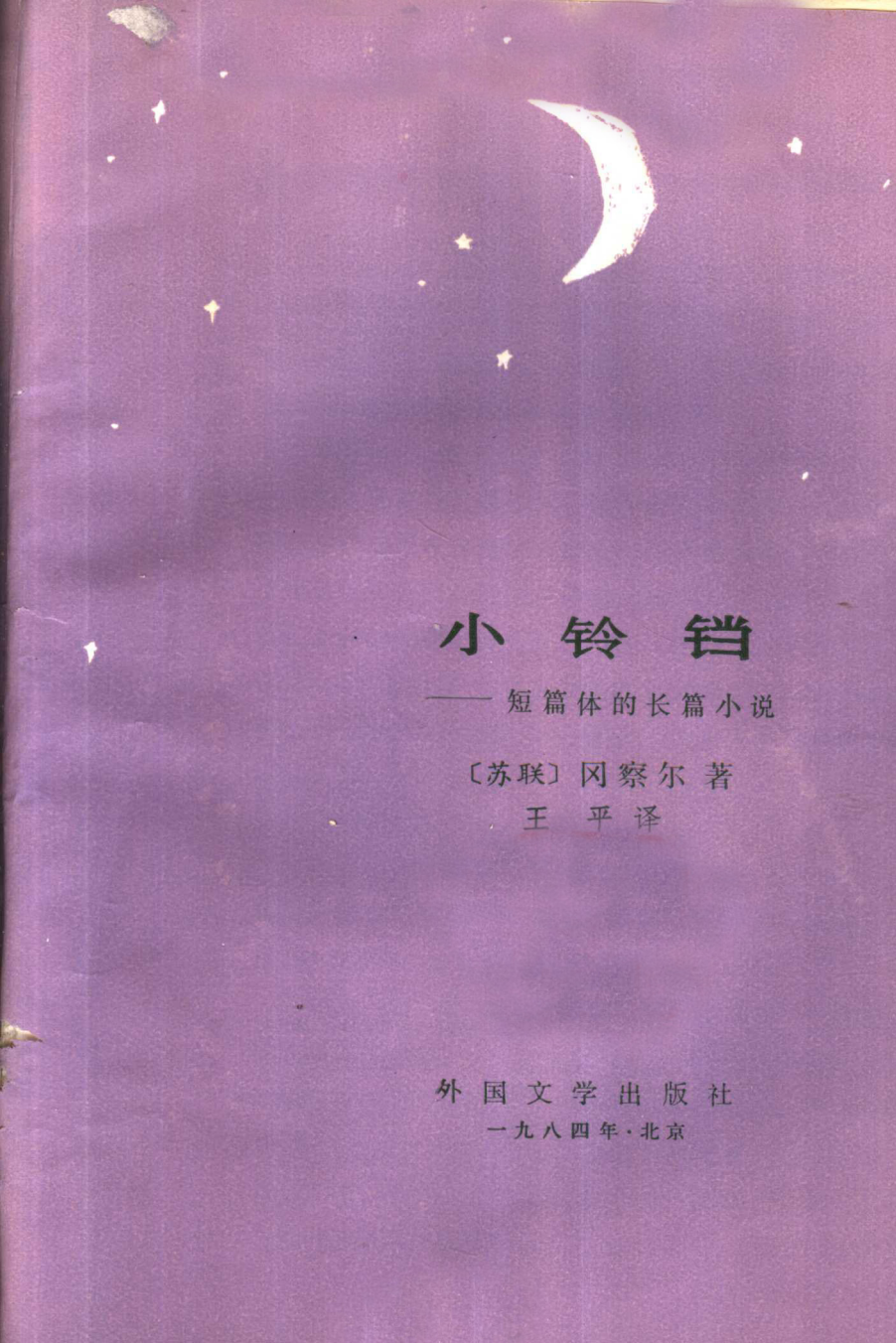
I512.4 / 141

当代外国文学



小铃铛

冈察尔 著



小 铃 铛

——短篇体的长篇小说

〔苏联〕冈察尔 著

王 平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ОЛЕСЬ ГОНЧАР

ТРОНКА

据《РОМАН ГАЗЕТА》1963年第13期译出。

封面、扉页：徐中益

小 铃 铛

Xiao Lingdang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 242,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12\frac{3}{4}$ 插页 2

1984年12月北京新1版

198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4,000

书号 10208·187

定价 1.95 元

目 次

你飞吧	1
莫尔斯电码	27
红色鱼雷	59
卢吉雅,工人委员会主席	87
马麦丘克父子	124
对海洋的预感	154
女测量员	188
道洛申克船长	225
铁岛	256
这里有广阔天地	299
演习场	338
小铃铛	370

你 飞 吧

“什么也没有咱们的草原香，”喷气式飞机驾驶员小戈尔比辛克一回到当牧人的老父亲的家里度假，便这么说。不知道什么缘故，每次他回家跟父亲见面的地方，都不是在屋子里或羊圈里，而是在草原上，在牧场上。老人总是拿着长长的牧杖守在羊群旁边，脚上穿着士兵的皮靴，身上佩带着牧人的全副武装：腰上扎着带子，带子上挂着一把祖传的镊子、一支装臭樟脑（这是给羊敷伤用的）的羊角、一瓶甲酚消毒液跟煤焦油的混合剂（也是为了使伤处容易封口），当然还少不了一把剪刀，好把羊眼睛周围的长毛剪掉，不然毛长长了，这些可怜的羊儿连脚下的茬子都看不清，常常把眼睛戳瞎。

老戈尔比辛克仪表倒也平常，但在草原上却是老远就认得出来。他矮矮的个儿，宽宽的腰板，一副饱经风霜的模样；他那被太阳晒黑了的、满布皱纹的面孔，很象一张老羊皮；由于上年纪而发蓝的眼睛，在烈日和晴空的辉映下仿佛变得更淡了，简直就跟草原上褪了色的天空一样。

老牧人佩带着全副武装出现在儿子面前。关于这种人，人们常说他们是天生的牧人，不是没有道理的。自然没有赐给他魁梧的身材，他因此而变得更加敏感，事事都极力

保持做父亲的尊严。他摆出一副严峻、庄重的神气，甚至十分留神地等着儿子下了汽车，走到他跟前来，他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儿子会不会有什么地方失礼，会不会有什么事惹他生气，会不会违反祖先定下的规矩。尽管整个畜牧场的人都夸耀他的儿子，说他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飞行员，他今天开喷气式，明天说不定就会飞到哪个星球上——那儿根本没有什么绵羊和草原——尽管大家都把他当成了人物，可是老牧人却不能因此而丢掉严峻的稳重架势。他站在那里，拄着他那镶着铜雕杖头的牧杖，神气十足地等着他的儿子前来向他问好。

直到儿子请过安，敬过礼，而且没有一点差错之后，老父亲神情多变的褪了色的蓝眼睛，才立刻充满了慈爱。

“你没忘吗？”他把牧杖立在儿子的面前，牧杖头上保留着儿子从小就熟悉的毛发蓬松的牧羊犬的头像。“牧杖包括哪几部分，嗯？”

“有杖钩、杖杆、杖头和杖柄！”儿子对答如流，这便可以保证整个假期老父亲都会对他亲热。

不相识的人从旁边看他俩，绝对不会相信这个其貌不扬、被太阳晒得黧黑的矮老头会有这样一个身材魁伟的淡色头发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正以军人的立正姿势站在矮老头的面前，一边打量着老父亲身上的甲冑，一边微笑着。

“带劲儿吧，啊？”他对中士司机说，司机坐在嘎斯车的司机室里也正含笑地往外瞅着。

别人不知道，可是当儿子的总知道这些甲冑平时多半是留在家里的，在这么炎热的天气里，牧人绝对不会把一件多余的东西带在身上，父亲今天既然是这副打扮，而且把牧杖上快磨平了的铜疙瘩擦得锃亮，无非是为了给他看，在和儿子见面的这一庄严时刻借以满足自己并不因年迈而稍减的自尊心。

他们父子俩就这样站在草原上，站在羊群旁边；一个在地上走了一辈子，一个在天空中度过了半生；一个拿着长长的牧杖，这牧杖证明他从事一种最古老的职业；一个帽子上带着翼形帽徽，尽管如今连最快的翅膀也赶不上他飞行的速度。他们站在那里，周围的羊群密集地挤在一起，围成一个热烘烘的大圈子。剪过毛的灰白色的美利奴羊，费劲地喘着气，热得把头藏在自己的影子里。羊群外面是一片广袤无际的草原，天边一闪一闪的，不知是蜃气，还是蓝天坠落下来，化成雾霭，弥漫在无垠的原野上。

连在天空里过生活的人看到这片草原，也不能不为它的辽阔无边和光辉灿烂而感到惊奇，这里烈日灼人，光芒刺目，就象你已经到了另一个离太阳更近的星球上。

这里一切都香。尽管这不是大草原上茂盛的草丛发出的那种独特的香味——这里的草几乎被羊群踏平了——但是儿子说的却是实话，什么也不能比这草原的气息更令他感到亲切、香甜，虽然，草原上发出的不过是羊群热烘烘的腥羶气和老父亲的牧人气味，以及就象现在这样，大敞开来让太阳消毒的干燥的羊圈的气味。

突然有一只母羊不安地向羊圈啐啐地叫了起来，小戈尔比辛克向那里一望，便看见在飞帘丛中有一个小东西在跳，好象一只小兔子。它跳得很笨，很吃力，跳了一下，马上就跌倒了，好象被枪打了似的，然后又爬起来再跳。

“都说是上帝，”老父亲开始说道，“上帝在哪里？就算我们有罪，可是小羊羔有什么罪？为什么让它得了残疾？”

老牧人急忙、几乎奔跑着扑到小羊羔跟前，把它抱起来，送到母羊跟前，母羊立刻安静下来了。

“你看它的腿萎缩得多厉害。别的羊羔到处乱跑乱跳，这个小家伙每次却得抱着送到母羊跟前，它自己总是跟不上……”

“……可它是怎么残废的呢？”

“生下来就是这样，而且不只它一个，今年有一胎就生了三个残废……”老人突然皱起眉头，脸色变得阴沉了。“听说日本有三万个婴儿生下来就是残废，这是真的吗？”

儿子沉吟不语。这时他发现司机还在等候他的吩咐，便赶忙让他走，跟他告别说：

“明天见。”

老牧人不由得一愣：明天见？为什么明天见呢？这算什么休假？老人的眉毛拧得更紧了，但是他没有问，这也是牧人的自尊心不允许他追三问四，多管闲事。这时儿子问起他的生活，老人听到儿子的询问，又兴致勃勃了，立刻滔滔不绝地讲起他最关心的事——今年的剪毛量有多少，

牧场如何逐渐缩小，顺便还责骂了领导，因为他不肯倾听牧人的意见。

“牲畜一年比一年多，眼下就恨不得把饲养场都挤破了，冬天一来，看你拿什么喂它。去年冬天不就是这样吗？不就用皮管子把牛绑在横梁上了吗？绑上还要挤奶！你看看他们多么会当家，”老人越说越上火。“到今年春天弄得实在没办法，州里来了一个谋士，说你们可以用卡姆卡藻作饲料！把它剁碎了，再掺上点别的，就让它吃吧！自己不想办法，光知道睡觉！这种海藻岸边上有的是，白白烂掉，他们的牲畜却饿得要死！”

“可是牲畜不吃这种藻呀！”儿子感到很诧异。“用火烧都烧不着。从前我们把汽油浇在上面，汽油着完了，可它还是好好的……”

“这号革新家……不过我可不想叫别人笑话，我根本没去弄那种倒霉的海藻……那时候我曾经想不干了，把家搬到中心庄园去，我把牧杖都送到场长办公室去了，我问：交给谁？可就是没有人可交，因为如今象你们一样，愿意放羊的人真不多了。年轻人呢？他们是怎么干活！他们要骑在自行车上赶羊！有的家伙每只胳膊戴上一块表，一个快，一个慢，放羊的时候，他们老是看着那个快的，按它来掐时间……我们可活不了一万年哪。赶到我们死了，可把这个交给谁？”老父亲气冲冲地把牧杖往地上一顿，“交给谁？”

“那么交给我吧？”儿子听到父亲这些话，便笑着说。

老人凝神地望着儿子，望着他的军帽。

“不，你飞吧。”

沉默了半晌之后，他又说：

“你得飞呀。”

他们肩并着肩，慢慢地一直往家走，脚下踏着坚硬的盐土地。小戈尔比辛克觉得，他小时候赶着羊群在这块土地上跑来跑去，仿佛就是昨天的事。这灰白色的土地，家乡的土地，牧人的土地……从遥远的古代，这里有野马狂奔疾驰……贩盐的大车装载着克里木的白盐，沉甸甸地走过这里……剪股颖、棱狐茅在脚边随风荡漾。这里没有沼泽，也没有埋着犷猛的永远不融化的冻土层。这里只有坚硬的处女地，被多少个世纪压得结结实实，甚至宇宙飞船都可以在这儿起飞。

离羊圈挺远的山冈上，长立着一丛高高的白杨，那儿有一片牧人住的小白房；那儿正忙得不可开交，牧人的婆娘们不知在干什么，鸡毛、鸭毛满天飞，就听得一声清脆、狂喜的呼叫：

“乌拉！彼得罗回来了！”

迎面跑来的是妹妹冬妮亚，她跑在最前面，白晳晳的膝盖在阳光下发亮，象飞一样快，后面有一群孩子，好象彗星的尾巴，紧紧跟着。冬妮亚跑得满脸涨红，欢天喜地，一下子就扑到哥哥身上，搂住他的脖子，热烈地吻他。直到她吻了个遍，哥哥才好不容易从她那象火一般热烈的拥抱中挣脱出来，这时他暗自注意到妹妹比他上次回来长高了许多，几乎成了大姑娘。象两颗樱桃一般饱满滚圆的大眼睛闪闪发光，

连头发都挽成时髦的样式。

“出租汽车在哪儿呢？”

“我这次没坐出租汽车。”

“那么坐的是小嘎斯？演习场派的？可是你什么时候能开着你的飞机回来呢，哥哥？就是那种比声波还快的？”

“有一天我总会开来的……”

“难道你是怕没有地方降落吗？你看！”

她说，用手向草原里一挥，草原里一团团白亮亮的蜃气正向四下飘散。

冬妮亚乐得手舞足蹈，拿过哥哥手里的皮包就往家跑，不时还回过头来喜滋滋地望哥哥一眼，一头柔软的淡褐色头发披散开来，在肩上来回地摆动着。

“她可让人操死心了，”老父亲多半是故作不满地说。“你看她那头发弄得乱糟糟的……一会儿扎成个马尾巴，一会儿又披散开，活象淹死鬼……她脑子里哪还有考试呢？……”

庭院里有许多孩子，有半大小子，也有光屁股的娃娃，满院的小鸡、小鸭、小兔，几只狗亲昵地吠着，白色的羽毛漫天满地，而在这一切之上——在这鸡群、鸭群之上，在白色羽毛和夏天设在露天底下的炉灶之上（炉子正呼呼地、滋滋啦啦地作响）耸立着一个光辉夺目、和善慈祥的笑容，母亲的笑容。

母亲。她满面含笑，两眼挂着晶莹的泪花，她忙着用围裙擦干净被炉火烤得红红的、厚实实的手掌，她的嘴唇激动

得颤抖着，嘴里叨念最亲切、最慈爱的字眼儿。飞行员一下子扑入她的温暖的怀抱，霎时间他不再是飞行员了，仿佛他纵横飞遍了的天空已经不存在了，发疯似的超音速度不存在了，什么命令呀，警报呀，危险呀，一切都不存在了，有的只是他重新返回幸福童年的安静、舒适和喜悦。但这只是一霎之间，过后一切又都恢复老样子，他又变成回家休假的飞行员，几乎可以说是客人，母亲只好抑制住内心的喜悦，耐心地等着儿子跟左邻右舍一一见面寒暄。他正在跟杰米德夫妻谈话，说笑。杰米德两口子有一大群孩子，从外地来的人不知道，还以为他们的孙子呢，其实这都是他们的儿子，……后来彼得罗又回到母亲身边，她才找到机会领着儿子在庭院里走走，让他看看父亲刚割下不久、特意为他留着的一捆干草，老两口都知道，他们的儿子多么喜欢睡在干草上。然后他们全家又去看那片白杨树。树长得葱葱郁郁，在这光秃秃的、野草很早便要枯黄的草原上是绝无仅有的。

“怎么样，这树从飞机上看得见吗？”父亲问。

“看得见，”儿子回答，细心地看着杨树的枝叶。“多么漂亮的白杨，长得真好。”

等到明年夏天回来，他还要来欣赏这些白杨，用肉眼测量它们的高度，只是到那时候，它们的枝叶会长得更加茂密了。

这些树是儿子去参加空军那一年栽的。只有草原上的人才知道，在这草原里，在漫天风沙之中栽培小树是多么不易。但是老戈尔比辛克到底把它们栽活了，天天用井水

浇灌。他栽种这些树就是为了让它们长大，让儿子在天上也能看见！

如今白杨树都长大了，郁郁葱葱。它们长得比房子还高，整个草原上都看得见，农航机的驾驶员都非常熟悉这一片白杨树，把它当作定向座标。

白杨树下整天都有阴凉，地上的青草长得象羊毛一般厚。傍晚，为了庆祝儿子的归来，在树底下放上几张桌子，桌子四周坐着的都是牧人。

第一杯酒已经喝干了，按照牧人的方法煮的羊羔肉盛在小盆里，热气腾腾的。老戈尔比辛克直到现在也不肯使用这种小盆，因为据他说，牧人自古有一种传统，只能用木槽子吃肉。就连今天他还跟老伴儿和女儿吵了半天嘴，吓唬她们说，他要把桌子上的碟子、叉子一古脑儿摔到地上，直到他的确相信祖传的木槽子已经裂了，才不得不向文明让步。冬妮亚好象有意开玩笑似的把碟子放在他面前，他只好跟别人一样用碟子吃菜了。

母亲不住手地给儿子添菜。

“给你这块脆骨……你最喜欢吃……”她把一块最嫩的热乎乎的羊肉送到儿子跟前，又给他加了一些羊汤，汤上漂着切成一圈一圈的葱花。儿子一边嚼着肉，喝着咸滋滋的稠汤，恭恭敬敬地听老父亲讲。

“我算是老一辈的人了，”老牧人说。“我们那时候，都是用脚走路。有的地方骑牛。骑马就算挺快了。风啊！鸟啊！这才是最快不过的东西。可是你现在用钢铁把自己裹

起来，好象炮弹，一下子就上了天。好象火箭，一闪就不见了。”

“可是，爸爸，你看见过火箭吗？”冬妮亚调皮地问。

老牧人严厉地瞥了女儿一眼，等她笑完了才说：

“看见过。”

尽管在座的人第一次听到他说这话，但他们丝毫也不怀疑：谁知道，说不定他真的看见过。

“那火箭是什么样儿的，爸爸？”

“就跟他的飞机一样儿，”老人向着儿子点了点头。“挺粗挺亮的……跟飞机一模一样，就是把翅膀砍掉了。”

柯尔涅，一个头等的牧人，驼背，满脸皱纹好象干豆角，尽管他的年纪并不算老。他似乎认为现在正是机会，向飞行员抱怨他们的邻居——演习场（柯尔涅就有这个习惯，不管什么事都好怨天尤人）。

“你跟他们讲一下，彼得罗，你在演习场上有许多好朋友，别再阻拦我们的羊群到他们那里去放牧，”他一边说，一边费劲儿地嚼着肉。“因为从前还算宽敞点儿，可是现在有一个多月了，不管投炸弹不投炸弹，都不许我们越界……你跟演习场的司令乌拉洛夫说一说，他是你的朋友。”

“我跟他说什么呢？”飞行员笑了笑。“好让你们赶着羊群往炸弹底下钻吗？”

“你要是听柯尔涅的话，他有诉不完的苦，”老父亲快活地插嘴说。“他到处是受人排挤，受人欺侮，可是要喝上一杯，便会头一个抡起拳头……”

“都老白毛了，还是那样子，”柯尔涅老婆接着说，“头几天在中心庄园耍过一次酒疯，那些民兵甚至要剃他的白毛，后来是我把他们拦住了。”

“为什么，柯尔涅，不放你进演习场？就是因为你好打架闹事，那里的人可都是和气的人，”老戈尔比辛克作结论似的说，大家相视而笑。

冬妮亚俯在母亲的耳旁，悄声地对她啧啧称赞地说：

“妈妈，你看：咱们彼得罗笑起来那种样子，管保是加加林式的！这在他们那儿一定很时髦……”

“你一张嘴就是时髦……他从前也是这么笑，”妈妈轻声地回答说，可是她自己却目不转睛地望着儿子。彼得罗已经脱掉上衣，露出飞行员的绿衬衣和跟衬衣同样颜色的领带。他只是吃饭的时候才把领结略微松一松。

笑是笑，可是儿子前额上过早地拔了顶，却叫母亲十分担心。据说飞行员和潜水员都拔顶拔得早，那么说，他们的生活必是不轻松。他在那里生活怎么样？工作怎么样？他往哪儿飞，他有哪些喜事和忧愁，这一切母亲都不知道。只是头上天天不断的隆隆声，好象有人在撕裂天空似的洪亮震人，传入母亲的耳朵里，成为儿子的不平静的生活的回声。这滨海的天空多么晴朗，可是偏偏在你的头上不分冬夏、不分昼夜地回响着一片隆隆声；这件事母亲直到现在也习惯不了。整个畜牧场，包括各个分场（她按照老习惯，仍然叫“庄园”）的人，都要永远生活在这令人心惊肉跳的隆隆声中。尽管别的人或许已经习以为常，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旁边

就是演习场，不知谁家的儿子从老远地方来到这里，干这种吓人的工作——可是她，一个飞行员的妈妈对于这隆隆声，对于爆炸和震动，无论如何也习惯不了。她还清楚地记得另一种天空，那时候人只能听到天上隆隆的雷声，那时候整个夏天只有山鹰和老鸱在天上轻轻地、无声无息地盘旋。如果是老母鸡突然惊叫起来，小鸡一群群地满院子乱跑，那一定是山鹰或老鸱在头上停住了。

“如今都是什么卫星啦……火箭啦……可是我还记得我们看见头一架飞机的情景，”杰米德的母亲说，她已经是上了年纪的干巴巴的老太婆了，小孙子们在两旁围着她。“我们正在地主的场院里打场，就看见飞机来了……我们连忙放下活儿，一边划十字，一边望着飞机慢慢悠悠的从天上飞过……”

“可是现在，只见它一闪，轰隆一声，就上了青天。地上正是40度的伏天，可是那里冷得要命。”老戈尔比辛克仿佛有意夸耀自己的儿子说。“连我这老牧人看见它飞上天去，都要倒抽一口凉气……你站在底下望着，它一下子就飞到九天之外去了……这劲儿是越来越大，飞得越来越快，可就是结果会怎么样呢，儿子？”

“结果呀，”儿子忍住了笑，“就是我们要飞得更快，更远，更高。或许根本不用机翼。机翼将来就象你们的杖头一样，成为一种纪念品。或者象帆船成为航海人过去时代的纪念品一样。”

杰米德放羊是二把手，他在战争中受过震伤，耳朵震聋

了。他正眨着眼睛，想要问一个什么问题。

“是真的吗，彼得罗，飞得太快了，人的皮肤会压出血？”他终于问道。“听说飞行员还常常会失去知觉，是吗？”

“我倒没发生过这样事。如果真发生了这样事儿，那么今天就不能跟你们一起喝酒了，”客人开玩笑地说，但他脸上却掠过一阵阴影，仿佛想起了一件并非笑谈、别人所不了解的事件。“当然也有超重的时候，你好象觉得有千斤重担压在身上，压得你下巴长了，眼前也黑了，可是过后……如果飞行员飞熟了，对飞机能操纵自如，那么他没有任何可以害怕的东西。是的，我们那儿有一个学员，我们为他费了好大劲儿，他就是害怕着陆。对陆地没有感觉。临到着陆的时候，他抓着栏杆不放，手都攥出汗了。”

“那么他后来怎么的了呢？”柯尔涅涅老婆担心地问。

“命令退伍了。”

“儿子呀，兴许你也能退伍吧？”母亲不禁脱口说出。

“这是哪阵子风？怎么能叫他退伍？”老父亲反对说。“干吗要叫他退伍呢？他年轻力壮，聪明能干……连我这么大年纪，有时候心里也活动：来它一次！只要一次也好，飞到那连鸟儿也没有到过的地方……我说你呀，老婆子，应该为咱们的儿子高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天天都上天！”

“可是也天天哪……担风险。”

“谁不担风险，谁就不能喝香槟。”柯尔涅涅插了一句，而他的年轻的妻子正坐在一旁给孩子吃奶，听了这句话，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把他吓得缩起了脖子，因为——人人都知